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八日，多伦多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湖滨复活节游行，精彩纷呈的花车、号乐等吸引了数万市民驻足观看。连续第五年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有庞大的天国乐团，加上首次亮相的腰鼓队及“法船”花车，备受瞩目。

游行人士和观众互相挥手并高喊：“Happy Easter”（复活节快乐）。市长福特也前来向市民发糖赠送节日祝福。

由八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其明亮的服装、雄壮的音乐成为游行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天国乐团负责人江帆介绍：“自二零零八年开始，我们是第五年受主办方邀请参与复活节游行。”

在这个大部份由西人队伍组成的游行上，一群有着东方人面孔、身着亮黄色中国传统服装的鼓手格外

## 加拿大多伦多复活节游行 法轮功获赞誉



亮眼，他们面带笑容，精神抖擞的奏起鼓点，路人也应声鼓掌。这就是首次在复活节游行上亮相的法轮大法腰鼓队。

多伦多市民苏特诺和太太林女士一起观看游行。苏特诺赞游行很

棒，“我喜欢腰鼓，很动听。”

华裔居民董先生和太太林女士第一次带孩子来看复活节游行。林女士表示，对华人组成的天国乐团和法轮大法花车印象深刻，觉得很漂亮。◇

## 北京科级公安由重庆事件谈退党心路

当年相识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科级。他说：我们办公室里的互联网不封，是敞开的，不用翻墙什么都看得到。三月十五日上午新华网发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新闻，下午他打来电话，说自己用化名在大纪元新闻网站上登记退党，并打算回家让老婆孩子也都退。怎么想通的？他谈了下面一席话：

王立军出事，我心里一惊。这几年，他们重庆公安在全国公安系统多火啊，王立军多牛啊，这说倒就倒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手下的公安干警要跟着倒霉了。果不其然，后来传出王立军的亲信被薄熙来清洗，甚至丢命。我联想到自己，将来北京出事，我的命运会怎么样？有几分兔死狐悲的寒心。

宣布薄熙来下台，我心慌了，有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薄熙来是大太子党，而且挺强势的，真像演戏是的，说没戏就没戏了。他联着周永康呢，是不是也悬了？北京公安都知道，周永康和重庆薄熙来关系好，重庆来人干什么，我们不敢怠慢。现在中央力查重庆黑幕，能不牵扯周永康吗？

“两会”上周还挺薄呢，我看周永康悬了。

周是全国政法委书记，这几年，全国公安是在他领导下，从北京公安的情况就能知道，全国黑事少不了。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他支持，如果打黑定性为黑打的话，周永康对重庆当然负有责任。周永康要是倒台了，周的政绩就得翻个儿。各地像重庆的黑案，都曝光，网上说的器官（活摘法轮功器官）内幕要揭出来，党中央就悬了。重庆出事，北京现在还能压得住，北京出了事，中南海出了事呢？没治！出事就是大事，要命的事。

我知道，在司法界，数公安口最黑。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啊，在知法犯法、贪赃枉法，是掉头的罪。这几年作恶作大了，要说清算，头一个被清算的该是周永康。

看薄熙来和王立军鱼死网破的劲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乍舌，真狠真黑，翻脸不认人，不如社会上的黑社会。我是看透了，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谁还不是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一线“干活”的警察是头号替罪羊，任务是我们执行的。那时候，谁为你

说话？谁保障你平安无事？有朝一日，我上面的领导们也像王立军、薄熙来互相火拚，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靠谁啊？！听说大头目都有外国护照了，随时开溜！我们往哪去？民愤民怨那么大，我都不敢穿警服带孩子逛街。嘱咐孩子少在外面说你爸是警察，怕孩子招灾引祸啊。

现在最想求的，就是一家人平安。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旁边有个整天劝我戒烟戒酒的老婆。他们围着我转，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他们我想踏踏实实活着。求谁能保佑我平安？求谁也不行，没了的靠！法轮功朋友劝了我好几年了，现在听特别入耳，让我头脑清醒了许多，人家是为我好。不管怎么样，善恶有报，“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求神佛保佑我们一家人吧。◇





## 杨柏良惨遭抚顺公安一处恶警毒打折磨

抚顺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公安一处）原队长郝建光，积极追随江氏集团和抚顺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的指示，亲自参与并指使、教唆放纵手下的抚顺公安一处警员关勇、张涛、陈大庆、刘平和等残酷的、丧失人性的在抚顺地区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恶警郝建光几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罪恶昭彰，他的罪恶逃不过善恶有报的天理，他因贪赃访民的巨款，二零一一年被判无期徒刑，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在执行判决的前三天，死于沈阳公安局看守所。本文向您揭露的是抚顺公安一处恶警所犯的一个案例。

法轮功学员杨柏良，现年四十六岁，家住抚顺市清原县红透山镇。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他被诱骗绑架，遭到抚顺市公安一处队长郝建光、科长刘××、关勇、张斌等人用凶残手段殴打。中午不法人员们把杨柏良劫持到抚顺公安一处，把他身上带的钱和物全部搜走，不给任何收据，现金是四百七十多元和一部三星牌手机，还有其它物品。

抚顺公安一处不法人员用手铐和脚链把杨柏良铐在暖气管上，从十八日中午到十九日中午，在这期间，一处队长郝建光逼迫杨柏良交代事实，杨柏良说：“我没有犯法，没有什么交代的。”郝建光说：“交代就放你，不交代就受皮肉之苦。”杨柏良说：“我没有犯法，你们关押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应放人。”公安不法人员不但不放人，还把他双手背铐，拳打脚踢。杨柏良说：“警察打人是犯法的。”科长刘××、关勇、张斌等七、八个人把杨柏良按在地上，两腿掰开，超过一百八十度，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

杨柏良在地上躺了一下午，双腿疼痛不能站立。关勇还用脚踢他身体和受伤的腿。这时郝建光见杨柏良躺在地上说：“你别耍痞。”杨柏良说：“这是你手下人干的。”他说：“我没有看见有伤。”杨柏良说：“事实见了，你都不承认。”由于杨柏良双腿剧痛，不能站立，在地上又躺了一宿，手铐脚链仍然戴着。

二十日上午，关勇等人受郝建光指使继续逼问。杨柏良说：“你们不遵守法律，我不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这时不法人员用木块击杨柏良的头部，木块断了几段，又用皮带抽，还用电线拧成多股，猛抽他身体和头部。最后气急败坏抡起凳子凶狠地砸

在杨柏良的头部和身体。当时杨柏良满头是包和血，右耳肿很厚，脸到处是伤和血。左手臂到处是伤，呈黑色。上衣被打得一条一条的，恶徒们把遍体鳞伤的杨柏良送到第一收容所。杨柏良被他们打得头昏、恶心、手脚麻木，抽做一团，昏倒在收容所。不法人员们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大夫量他的血压是高 80/低 60，给他扎了一针，送回收容所关押。在随后的十余天，杨柏良头昏，右耳失聪，手和臂麻木，会阴有肿块呈黑色。抚顺公安一处恶警就是这样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的。

抚顺市公安一处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一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的恶警折磨法轮功学员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个整死法轮功的指标，你是第一个，把你也浇上汽油，也来个自焚，你干不干？”抚顺法轮功学员李英就是死在一处恶



■ 酷刑演示：劈腿、背吊、背铐

警的残暴之下。被打成伤残的更多，如李莹、吴小燕、孙永利、王友才等。

新抚区欢乐园（西十路）的小白楼（公安部门）地下室就是抚顺市公安一处进行酷刑逼供的一个场所，内设有各种刑具，据悉“友谊宾馆”也有它们的秘密刑房。“劈腿、背吊”是恶警常用的两种酷刑：劈腿能导致两腿不听使唤，甚至不能走路，疼痛难忍；背吊：把胳膊从背后吊起，导致剧痛，甚至胳膊吊残。有时恶警还将法轮功学员扣在铁椅上，整宿不让睡觉，然后再刑讯逼供。另外，法轮功学员苗淑清曾被一处恶警钉竹签，两手指扎进牙签，留下血印痕迹，手段之残忍，难以想象。◇

2004 年 11 月，奇书《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暴力起家、欺骗成性”的中共的累累罪恶。中共犯下滔天罪恶，因其本身就是邪灵附体，《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因为共产党是魔鬼幽灵，那么在加入其党、团、队时宣誓为其党奉献终身，就是把生命交给魔鬼幽灵，成为它的奴隶和工具。这样的誓言是一个卖身契，是一个毒誓，发毒誓时，就会被邪灵在右手和额头上打上印记。世界上这种从儿童开始，就举着右手被要求发毒誓“为某党奉献终身”的“宣誓仪式”唯共产党独有。而将来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抹去印记的人就会成为中共的陪葬。

有人可能说“自己心中退党就算退了，不必声明”；还有人认为“自己多年没交党费了，就算自动退党了”；或者认为“年龄大了，已经自动退团退队了”。但这都不能抹掉加入党、团、队时举着右手宣誓而被打上的印记，无法“解除毒誓”。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解除这个“毒誓”。神看人心，只要真心声明“三退”（退党团队），用真名、笔名、小名、化名一样有效。至 2012 年 4 月，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 1.133 亿人。

真心祝愿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主动抛弃中共，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三退与未来